



汾陽刻劉氏二書序

劉氏二書序

卷之十

序

劉氏二書者劉向所著說苑新序也向以漢宗室明經有行被選歷事三帝奉詔領校中秘書贊王氏擅朝政而上方嚮古文於是揆祥異之端著天人之應嚴正邪之辨推廢興之由其言必準古以驗今察微以彰軌深有合於納約自牖之義然則此二書之作其志固有

在矣而南豐氏乃譏其所取不當於理蔽於群說而不知折衷殆未之諒乎當其時光禹欽永之流號爲通經學古然皆不免於阿附外戚以固寵榮向獨以世受漢恩不因廢錮少詘抗疏極諫本於至誠天子嘆息悲傷而終不能悟居列大夫三十餘年不遷曾無愠色其視數子果何如哉夫敢於論諫之

謂直獨立不懼之謂貞克全其躬之謂智三者有一焉足以無媿於君子而向兼有之烏容以輕訾乎且是二書苑則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序則摭舜禹以下古人之嘉言善行凡以昭法戒而已固不暇取裁於正而一一當理然其心則勤而况有補於世教亦可以稱弘博矣故史氏贊其爲直諫多

聞古之益友而先儒亦謂其優於
屈原氏蓋原以忠信見疑離騷乃
作詞則嫺矣而悲愁怨刺至於無
所容其身向之憂在社稷所遇與
原同雖不用其言而禍亦不及此
其處之者善而原所不逮者也以
予觀之同姓之臣如向者可不謂
賢矣乎我

國家宗支蕃衍而至盛則莫如汾陽

其間博物洽聞爲善不怠者不可
謂無其人或亦有愆於

舊章不能以禮自飭而抵於法者則
狃於宴安未嘗學問之過也擬之
於向其賢與愚不啻霄壤矣予又
以知此二書者固亦今之鑑戒所
存也讀是書而莫不以向之賢爲
可師則善者益勸而其愚者亦從
而化焉易驕恣之習篤忠貞之心

枝葉暢茂而本根愈固寔我
國家無疆之福矣吾之刻是二書於
汾陽也其不重有所感也夫其亦
深有所望也夫

嘉靖己未歲九月吉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山西監察御
史前行人司行人浙東鄞邑楊美
益書

劉向說苑序

南豐曾鞏

陽湖陶氏以圖
所或書藉之記

劉向所序說苑三十篇崇文總目云
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
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五篇
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目曰向
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
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
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

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
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
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
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
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
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

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
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
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
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
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
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
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
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
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

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
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
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
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
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
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
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
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
志者也

目錄

- | | |
|--------|--------|
| 卷第一 君道 | 卷第二 臣術 |
| 卷第三 建本 | 卷第四 立節 |
| 卷第五 貴德 | 卷第六 復恩 |
| 卷第七 政理 | 卷第八 尊賢 |
| 卷第九 正諫 | 卷第十 敬慎 |
| 卷十一 善說 | 卷十二 奉使 |
| 卷十三 權謀 | 卷十四 至公 |
| 卷十五 指武 | 卷十六 叢談 |

卷十七雜言

卷十八辨物

卷十九修文

卷二十反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
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
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
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
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
為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
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
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
臣向昧死

劉向說苑卷第一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

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搏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叛以威母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

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今君不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惛惛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

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
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
政教有不得者與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
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
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
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
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河間獻王曰禹稱民
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
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

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
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
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
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
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
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
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
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

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

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倭為工師伯夷為秩宗臯陶為大理益掌馭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

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
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
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
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
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
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
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
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
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
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

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
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
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
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
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
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
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
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
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
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

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

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空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

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
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
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
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
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
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
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
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
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
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

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
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
兵加於有罪而不煩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
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
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游寡人請
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
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又矣未嘗干
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
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
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

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

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

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

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聖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

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
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
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
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
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
求士也其榛藪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
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
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
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維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

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
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
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
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且云拱史
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
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
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
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

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
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
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
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
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去是以高
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
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
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
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

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
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
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
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勅力宇內三年
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
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
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

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駟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

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

必目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

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沉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

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畧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畧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畧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

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齊景公游於萋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

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
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
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
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
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
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
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
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
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
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
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

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
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
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
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
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弃其師
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
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
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
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

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

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
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
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
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
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
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
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
臣親之百姓附之君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
政故曰無弱君而疆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
淵國之利器不可借人此之謂也

劉向說苑卷第一

劉向說苑卷第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
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
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
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
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
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
臣也二曰虚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
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

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
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辭數稱於往古之德行
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
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
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
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
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
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諫然而敢
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
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
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

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進節容容乎與
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
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
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
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
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
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
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
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
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
曰專權擅勢持抔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

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
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
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
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
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
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
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
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
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
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

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
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
堤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
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
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
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
於身通於閔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
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
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
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
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

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

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踈不謀親臣者踈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

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
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
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
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
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
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
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
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
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
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

如季成子季成子食米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
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迨然而
慙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
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
內慙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軋曰令尹將焉歸成公
軋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
成公軋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
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
玩之鳴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

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
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
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共駟八十乘子方望
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
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
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
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
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閑暇祖之曠
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輦之厚也翟黃
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

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惠駘棗無令臣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
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
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
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
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
師之進段干大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
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
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
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
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維騎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君子為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為即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為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

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

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熟食對曰嬰非君之

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䟽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

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

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

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
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
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
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
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
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
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
而蔽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
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
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

布一豆之食足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
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
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
君為之順從命病君為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
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
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
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
力率群下相與疆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
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
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

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
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
而闇君以為已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
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
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
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
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
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
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

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
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
曰嬰不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
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
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
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
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
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

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
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
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
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
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孫貌而疏之則恭而無
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
而辭故能久也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
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
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

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煞也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
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
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
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
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
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
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
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
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

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劉向說苑卷第二

劉向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隋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

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

修遠是以返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趨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

為家以七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

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

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

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常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

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
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特禁於其未
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
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
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
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
執質有族以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
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
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

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
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
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
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
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
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間
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
辨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
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
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
然莫能為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

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智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

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

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
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
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
食於釜甑瀕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
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
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
○詩云投畀豺豺虎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
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
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
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
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
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
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
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
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
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憊不亡率由舊章
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

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管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共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年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
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
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
卧吾不敢卧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
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
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劔孔子曰
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
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
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
不返於繁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

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
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
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
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豐牆堦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
淺根垓不深未必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
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
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
始乾喉焦脣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
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

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枝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疆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

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蓋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軹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

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
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
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
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
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
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
令尹圍公子弃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

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賈
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
翟翟足以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
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
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
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
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
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
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
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

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劉向說苑卷第三

劉向說苑卷第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
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
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
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
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
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
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
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
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

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迴彰不輕死
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
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
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之君子其
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
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
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
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耳賤貧
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
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
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

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
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
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
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
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
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
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
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

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

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

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友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

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父生亂世

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

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

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以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

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
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
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
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
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
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
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
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
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
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
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

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
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
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
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
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弛而隅為
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
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
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
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
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

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乘而見其
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
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
下執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
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
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
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
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
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
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

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
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
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劔君曰誠如此
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
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
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
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
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
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
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

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困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暮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暮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

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
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
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
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賁可
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難也僕夫之死也雖
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
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
蓋邑人王歎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
歎之故已而使人謂歎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歎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
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歎曰忠臣不事二君
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
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
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知烹遂懸其
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
歎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
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
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
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

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遺
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
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
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
左儒死之

昔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
於山林食杼粟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
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
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
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
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

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
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
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
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
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
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
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
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劉向說卷第四



